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誠齋易傳卷十七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沙重輪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易傳卷十七

繫辭上

宋 楊萬里 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章言作易之本始也蓋易有二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卑高以陳曰動靜有常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也易之理也有聖

人作仰觀俯察於是制此之畫寫彼之理羅彼之理
歸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是故因彼之天地定吾二
卦為乾坤因天地之卑高列吾六位之貴賤因天地
之動靜判吾九六之剛柔因天地之間萬物之聚散
生吾八卦之吉凶因天地之示形象見吾六十四卦
之變化畫卦之推輪作易之濫觴於是乎書此既畫
之易也易之書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何謂也曰易
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卑高以

陳貴賤位矣何謂也曰地之位卑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地既隕然示人以卑則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於賤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則五者君位也安得不惟尊而位於貴夫惟上貴下賤既位焉而不可踰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於是君臣父子之大分始立由上古以迄於今萬世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禮之祖而易之門也入室始於門入易始於乾坤人

本乎祖道本乎禮老子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者知之乎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何謂也曰天地之道陽動而剛陰靜而柔九陽也動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剛六陰也靜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柔天地本靜也靜極生動動極生靜一動一靜至誠無息茲謂有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何謂也曰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鵲之巢無鳥之子馬之廐無狐之穴物以羣分也善惡

之分聚亦然聚散異嚮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故
泰之道君子聚而吉散而凶否之道小人聚而凶散
而吉自八至六十四皆然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
化見矣何謂也曰有物可見無物可執之謂象有物
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形
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離可見天之變化地出
山澤之形故易之艮兌可見地之變化變化者天地
之至神也孰得而見之者形象著而變化不可隱矣

大哉易乎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天地且不得隱而況
人物萬事之變乎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
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何謂也曰此言天地幹流而成萬化之神乾
坤錯綜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剛而錯摩坤之柔
以坤之柔而錯摩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相盪鼓之
以雷霆而為震莫之鼓而鼓也潤之以風雨而為巽
坎莫之潤而潤也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為坎離莫之

運而運也然得我之剛者為長男為中男為少男得
我之柔者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成男成女莫之成
而成也三才之天地人易之乾坤其神矣乎其妙矣
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謂也
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乾坤之德實至要而
不繁也始萬物者乾之所知也知其始莫知其成成
萬物者坤之所為也為其成莫為其始此其功之溥
而无際也然乾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易坤道

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簡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
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之
能此乾坤之德至要而不繁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何謂也曰此
贊聖人之德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聖人法乾
德之易故天下皆可以易知聖人法坤德之簡故天

下皆可以易從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无險也若德宗之猜忌人亦猜之何親之有易從則有功信其成而爭先也若苻堅之妄動人皆危之何功之有有親則天下附之而不可解故可久有功則天下成之而不知倦故可大聖人之德業於是為至而乾坤易簡之理吾自得之矣乾坤易簡之理得而聖人成位乎乾坤之兩間而與天地參矣夫聖人以易簡成而昧者以智巧敗易簡之理无它因天地萬物自然之理

而順之耳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於是天地之理不在易而在聖人大哉易乎大哉體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之德業而曰賢人此之所謂賢如記所謂某賢於某之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非賢者過之之賢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

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元不利

此章言君子學易者必先會易之象辭以為用易之功效也象者何象也六爻之象也辭者何辭也爻辭與象辭也昔者聖人之設卦也有卦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畫有奇耦者象也曰潛龍勿用者爻辭也

曰陽在下也者象辭也象混則卦隱辭廢則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辭明故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謂觀其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係之以是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何也畫之奇者九也陽也剛也畫之耦者六也陰也柔也純陽无吉凶純陰无吉凶或以陽雜之陰或以陰雜之陽順則合逆則戰逆順相推合戰萬變而吉凶生焉陽非位无吉凶陰非位无吉凶或以陽居陽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陰或以

陰居陽當位則安不當位則危當否相推安危數化而吉凶生焉故既曰明吉凶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謂某卦之吉凶生於某畫之變化某畫之變化生於陰陽之推移何謂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也理也猶之形也象也猶之影也不知其形視其影不知其事與理視其象是故欲知事之得失也如何卦爻象之以吉凶事之憂虞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悔吝蓋吉凶者得失之影也悔吝者憂虞之影也欲知

理之進退消長也如何卦爻象之以變化理之晝夜
往來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剛柔蓋變化者進退之
影也剛柔者晝夜之影也有失得則吉凶隨有憂虞
則悔吝隨此事之形影也可得而象者也陰陽之進
退至神而无跡曷為象之以變化晝夜之往來循環
而无端曷為象之以剛柔乎獨不觀之剝復夬姤乎
夬以五陽決一陰陽進極矣進極必退於是一變為
姤而陽退焉剝以五陰剝一陽陽退窮矣退窮必進

於是一變為復而陽進焉吾之變化一出而彼之進退無跡者有跡矣又不觀之坎離乎月往則日來日昃乎晝則卦為離人見其烜乎外而不知一陰之精已娠於其中蓋至剛之中涵至柔也日往則月來月昱乎夜其卦為坎人見其清乎外而不知一陽之精已娠乎其中蓋至柔之中涵至剛也吾之剛柔一陳而彼之晝夜无端者有端矣進退无跡而有跡晝夜无端而有端曷為不可得而象乎是故六爻之象一

動而天地人之道畢陳於易矣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君子學易者因辭求象象不能外乎辭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然學易必有序有致知之學有力行之學其先後之序不可紊也故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由其序則自得之而居之安矣居則宅乎易而无外安則悅諸心而非強何謂致知居而靜則觀易之象玩爻之辭以自樂玩其辭者愈味之而愈无窮樂而玩其辭愈樂之而愈有得此致

知之學也何謂力行出而動則觀象之變玩爻之占而後動如乾之初九居下卦之下其象以潛為主也至九二則變而見矣故其占曰德施普也宜見而潛則為楊如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其象以發為主也至六四則變而默矣故其占曰謹不害也宜默而發則為墨吾不自動動必以時吾不自為時時必以易此力行之學也其知以易其行以易有所不動動罔不吉矣非吾動也以易動也非易動也以天動也故

曰所樂而玩者久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前言君子所居而安如居仁由義之居後言君
子居則觀其象如出入起居之居三極者三才也極
中也至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
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
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

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章言易有卦有爻是故有卦辭有彖辭有爻辭有象辭也若元亨利貞者卦辭也若大哉乾元者彖辭也若天行健者大象之辭也若潛龍勿用者爻辭也若陽在下也者小象之辭也卦辭所以釋一卦之義彖辭所以釋卦辭之義大象之辭所以總釋卦象之義爻辭所以釋一爻之義小象之辭所以釋爻辭之

義象者言乎象何謂也乾之象辭曰時乘六龍以御
天也夫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而已未嘗言龍也今象
辭以龍而象君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
何謂也巽以一陰而變乾震以一陽而變坤此以一
爻而變一卦乾初九之潛至九二則變而為見此以
一位而變一爻它可類推也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
者善補過也何謂也易之道不遠人也自人而天自

身而人不外乎言動之善否而已言動之間盡善之
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
入乎不善之謂過盡善則無禍吉孰禦焉盡不善則
自禍凶孰追焉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卦象爻
象之辭言吉凶者皆此類也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
而已元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
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與其吝也寧悔盖悔
者遷善之權與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許

其改也謂之小疵怨之之辭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
小疵也卦象爻象之辭言悔吝者皆此類也吾身之
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
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以復之於善何咎之
有故曰无咎善補過也卦象爻象之辭言无咎者皆
聖人善其補過之辭也言吉凶不若悔吝之輕言悔
吝不若无咎之平言无咎不若言吉之福此應之者
有輕重之辨也言失不若言疵之淺言疵不若言過

之微言補不若言得之善此感之者有淺深之殊也
失者疵過之積也凶者悔吝之積也得者補過之積
也吉者无咎之積也今也盡善至於得而吉盡不善
至於失而凶此豈一念之致一日之積哉此君子所
以謹其獨也謹其獨者非它察天理之本善者而存
之察人欲之不善者而去之而已列貴賤者存乎位
言六爻之位上者貴下者賤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
爻者言乎變也齊小大者存乎卦言陰陽之爻陽者

大陰者小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象者言乎象也辨
吉凶者存乎辭即卦象爻象之辭某卦吉凶某爻吉
凶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吉凶者言乎失得憂悔吝
者存乎介即卦象爻象之辭某卦悔吝某爻悔吝也
言憂之在乎察于纖介之幾微也此又申言上文所
謂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即卦象
爻象之辭某卦无咎某爻无咎也言震懼悔媿則无
咎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无咎者善補過也一言之

不足必再言之聖人之誨人使之避不善以趨乎善
避凶以嚮乎吉也詳矣猶恐其未諭也又終之曰是
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讀謙復
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陽春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
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
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雷如對桀紂盜跖
何其氣象之慄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
且凶也嗚呼易其至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
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本乎陰陽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而藏乎一性之內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為易之道故曰準準之言決也如太玄準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還以易之道而理天地之道故曰綸綸之言經理也如君子以經綸之綸也彌之言滿也經理之而該徧也惟其

準則乎天地故能徧經乎天地非以易而理天地也
以天地理天地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
故知幽明之故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
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
物生死之解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
鬼神造化之用也何也天文顯矣所以運是文者則

不可知地理顯矣所以具是理者則不可測謂其幽也文可觀理可察也謂其明也孰運乎是孰具乎是也然則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以陰陽之顯晦而知之也陽靜而晦則明者幽陰動而顯則幽者明故曰聖人之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生好物也孰知其所以生死惡物也孰知其所以死然則聖人何以知死生之說也以陰陽之消息而知之也氣始而息息者生之徒氣終而消消者死

之徒物有有始而不反其終者乎原其初知其反不足怪也春必反秋晝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死者物之復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至于鬼神也者无聲无臭何為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為而有情聖人又何以知其情狀也以陰陽之聚散而知之也陰陽至精之氣聚而有形之謂物散而无形之謂魂傳曰心之精爽魂魄記曰魂氣歸於天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

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然則鬼神之情狀何如也記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夫惟聖人觀於天文察於地理原始

而反其終見物而知其變知其如是而為幽明之故
如是而為死生之說如是而為鬼神之情狀舉是道
而書之於易則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故曰聖人作
易之道本乎天地夫惟聖人作易之道即天地之道
則易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乎天地矣由是舉而措之
天地之間孰能出乎易之外哉是故萬物衆矣易之
知可以周而徧之也天下廣矣易之道可以濟而利
之也周易於一身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周易於衆

民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用易於天地可以範模運
量天地之化用易於萬物可以致曲成就萬物之生
用易於幽明可以通達陰陽晝夜之運皆不得遁吾
易之道矣然知足以周萬物過之則為鑿道足以濟
天下過之則為蕪愛惟易之道則不過旁達博及之
道流焉則為失其本惟易之道則不流明天理者樂
於內知天命者輕其外內樂而外輕此顏子所以樂
而不憂者用易於一身之功也民情安土我則因其

安而无拂民情欲生我则厚其生而不薄安民而厚生此孔子所以答问仁以爱人者用易於衆民之旨也妙莫妙乎天地之化聖人能範之模之而運其化大莫大乎天地之化聖人能圍之量之而測其化然範圍而過焉必入于玄虛惟聖人則不過何也用易而已至不一者萬物之生至不齊者萬物之情將欲成物必先致曲不能致曲安能不遺惟聖人則不遺何也用易而已至於天地之運日往月來而為夜月

往。日來而為晝。孰能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夫衆而萬物廣而天下近而一身遠而衆民大而天地運而晝夜惟易之為用。隨用而為應。此易之神所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體也。无方則不可指。无體則不可執。故曰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

然易之道何道也天地而已矣天地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而已矣陰陽未分謂之太極太極既分謂之陰陽其為天地之道一也舍陰陽以求太極者无太極舍太極以求天地者无天地天地可一息而无陰陽乎陰陽可一息而不動靜乎故曰天地之道本乎陰陽夫陰陽之為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已生物者善也所以生物者道也故繼道謂之善然善在天下有其善者在人之性故道者善之父性者道之宅然

有之而能成之者聖人也自非聖人有有之而得其
一二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也有
有之而不自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也此君子之
道所以知之者鮮也故曰周易之道藏乎一性之內
然則孟子言性善有自來矣荀之惡揚之混奚白哉
噫大哉易乎至哉易乎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

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重贊天地陰陽德業之妙聖人作易德業之由也發育萬物之謂仁造化无迹之謂用仁可見也故顯用不可見也故藏此天地陰陽之德業也民可使由之之謂仁不可使知之之謂用由之故顯不知故藏此聖人作易之德業也然聖人之與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

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有心故憂一物之不蒙其
仁无心故聽萬物之自生自遂聖人仁萬物而獨任
其憂天地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聖人有憂
而天地无憂矣何天地之无憂也有聖人以當其憂
也至於德業之盛大則天地聖人一而已矣其業之
富有則溥博而无外何其大也其德之日新則悠久
而方增何其盛也萬物盈天地不曰天地之富有乎
萬物備於我不曰聖人之富有乎已往者故方來者

新不曰天地之日新乎今進乎昨後進乎前不曰聖人之日新乎天地也聖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易者何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是理也具於天地散於萬物聚於聖人形於八卦合而言之命之曰易別而言之自无象而之有象則謂之乾法乎乾而效學之則謂之坤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窮其極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通乎易之理以應乎物之變則謂之事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至於

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之神乎非易書之神也易道之神也非易道之神也天地之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于廣大之二言其

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以易道為近乎其遠元外莫
之限而禦也以易道為遠乎其近元內止於靜而正
也遠則莫之禦易道廣大之用也近則正而靜易道
廣大之體也靜者正之舍也正者靜之主也以止處
靜以靜出動是惟无動動罔不正矣自邇而遠天地
之間人物之理天下國家之事要皆備乎此矣孰能
限而禦之此易之道所以廣大也大則盛大而无倫
廣則廣博而无量則其為无窮无極一也然易道之

所以如是之廣大者其原安出哉出於乾坤二卦而已乾何物也陽之異名也坤何物也陰之異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乾一坤之謂易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非奇則偶皆乾坤也一奇一耦一貴一賤一分一合一順一逆而天地人物君臣父子仁義禮樂由是生焉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易道之廣大所以生於乾坤也乾坤之廣大其原

又安出哉生於靜而正而已其靜也專乾靜而正也
其靜也翕坤靜而正也惟其靜而正是以動而罔不
正其動也直乾動而正也其動也闢坤動而正也然
則乾何為靜專而動直也專言一直言達也曷為一
而達也不見夫炊乎水火之氣一而蒸焉則氣達而
物熟分則否乾之為陽也亦然故曰行衢路者不至
家坤曷為靜翕而動闢也翕言斂闢言散也曷為斂
而散也不見夫橐籥乎閉之彌盈則縱之彌怒不閉

則弛然耳坤之為陰也亦然故曰冬閉之不同則春
生之不茂然則乾言大坤言廣何也孔子曰唯天為
大孟子曰廣土衆民乾天道也故以大言坤地道也
故以廣言夫惟易道之廣大生於乾坤故乾坤之廣
大配乎天地然則四時之變通日月之陰陽天地至
德之易簡皆天地廣大之用者耳易與之配合皆乾
坤之餘也故易之道一言蔽之曰靜而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書之極其至也非贊易書之極其至也贊易道之極其至也前章言廣言大此章言至皆元以加之謂也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因其本然而行其當然之謂道天地人物均具此道之謂性聖人得此道者也體之以成身之謂德用之以成事之謂業盡天地人物之

性得天地人物之道以此成其德業德安得不崇業
安得不廣乎何也聖人之德業非聖人之德業也天
地之德業也非天地之德業也易之道也天地非其
易之道不得為天地聖人非得易之道不得為聖人
故道也者天地聖人席上之珍也天地聖人不能為
夫珍而能有夫珍焉耳雖然藏珍在室入室在門聖
人之得此珍也獨能不由夫門而求之哉然則孰為
此道之門一曰知二曰禮由知則崇由禮則卑崇則

效乎天矣惟天為崇故也卑則法乎地矣惟地為卑
故也且天固崇矣知何足以擬其崇地固卑矣禮何
足以擬其卑蓋明此道之謂知履此道之謂禮知之
至者極高明不曰崇效天乎履之至者極卑遜不曰
卑法地乎崇也卑也非聖人也自天地設位卑高以
陳而易之此道已行乎兩間矣聖人之知與禮因之
而已何也吾之性與天地之性均具此道而固存者
也固存者性之生存其固存者性之成生者天也成

者人也。惟能盡乎人，以成乎天。斯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惟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斯能得乎道義以成其德業。故知也，禮也，入道義之門而成性而成德業之物也。觀天地之宗，畀而易之道在天地。觀聖人之德業，而易之道在聖人。易之道在天地，則易之書不可無。易之道在聖人，則易之書元之可也有之亦可也。然則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是理也在天，地為陰陽，在日月為晝夜，在四時為生育長養，在鬼

神為吉凶在人為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此易之道也
異端之所謂道非易之所謂道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
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所以贊作易之聖人立卦象繫爻辭之妙也象

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也久者何也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也何謂形天下无形之理今夫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雨露之潤人皆可得而見也未離夫物之有形故也至於其所以高所以厚所以明所以潤人不可得而見也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見則誰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有至幽至賾之理將與天下形其所无形使天下見吾之所見獨何說也是必取衆人之所同識以喻吾之所獨

識不識仲尼使見有若不識伯喈使見虎賁蓋擬彼之形容以象此之物宜也是故乾道无形聖人獨見乾之蹟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无形聖人獨見坤之蹟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何謂窮天下无穷之事今夫卦有六爻爻有一事六十四卦其事至无穷也爻之動故也至於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變亦无穷也爻之動故也爻之動无穷則誰得而見之見之

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萬事之變有无穷之動將有以處其事之得失而逆斷其報之吉凶獨何說也是必得一卦會通之至要行典法禮制之當然事之得者繫之以吉辭事之失者繫之以凶辭如表取影如聲名響盖典禮之得失即事變之吉凶也是故乾君道也其會要在上不得其法制則為亢龍之窮坤臣道也其會要在初不得其法制則為堅冰之漸故曰爻者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夫理无形而有形者吾

易有象也事无窮而有窮者吾爻有辭也然固有言
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虛玄寂滅是也易
則不然龍血玄黃雨於何地日中見斗災於何世載
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
也其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
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
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
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聖人何以能言天下之

至蹟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未言至蹟先翦可惡之賊未言至動先彌可亂之訟擬至蹟而後言至蹟議至動而後言至動也皆在一比擬反覆論議而後發也唯其謹審而不輕如此豈惟不可惡不可亂哉用之而成變化變汙而隆化隱而淑猶運之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諸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自此以下皆仲尼舉七卦之爻辭以明聖人立卦象
象爻辭之旨以見六十四卦爻象之凡也鶴鳴子和
此中孚九二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在陰者鳴鶴
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在上之君子
以吾居室之至隱而忽之乎胡不觀鶴之在深林陰

翳之間乎不鳴則陰鳴則无陰不鳴則不應鳴則无不應是故一身之榮辱生於天下之從違天下之從違生於一言之淑慝一言之淑慝生於一念之敬否一念之敬否生於一室之隱微而忽心生焉至于一言之不善明則千里之遠違之幽則天地之大動焉災危生而憂辱集是榮辱不在天地之間而在千里之外不在千里之外而在一室之內也大哉在陰之戒乎昭哉居室之釋乎仲尼釋之其

昭如此然猶恐其不切也又合之以言行行尤大於
言者也又喻之以樞機機尤速於樞者也又斷之曰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發之者誰與主之者人誰與
在上之君子試思焉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同人九五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道於
其心不於其跡心同跡異君子不以跡間心心異跡

同君子不以心混跡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
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禹顯
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遽卷同一意心同故
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
裂金可折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也故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
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之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
分臭味同故也所謂魯君之聲似宋君之聲也故曰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大過初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不慎謂之苟不苟謂之慎天下之事將由夫苟者為之乎舉是物錯諸地斯以為可矣然坐身於地非席則寒履足於地非履則傷无以藉之故也錯物於地无以藉之可

乎將由夫慎者為之乎薄莫薄乎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故非幣不姻非幣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而无失无咎也秦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謙九三之久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之謙與矜繫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詞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解已見乾之上九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節初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處世事者戒漏言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失臣失身可悼也幾事不密唐幾為周漢幾為魏尤可悼也然則謹密而不出遂忘世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孫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解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皆知小人之致盜莫知小人之為盜蓋小人之致盜有三其為盜亦有三一曰盜位二曰盜勢三曰盜貨小人身為負販之後而僭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既得君子之位

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以負販之屨而驟得千金之富矜其有忽於藏此盜貨也已盜其三盜亦將盜其三已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是故得車而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之招非幸

小人之過盜也所以深懲小人之為盜以教盜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
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

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此章言易道尚占探著之法也其法有所謂數之用有所謂數之本有所謂數之終何謂數之用大衍之數五十是也五十者天地之成數也程子曰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為十大衍之為五十呂氏曰參天兩地而為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說得之矣故天地之數不過於五然其數五十而其

用四十有九者虛其一也虛其一者復歸於一也所謂易有太極也分而為二者取四十九枚之蓍以左右手无意而中分之為二也象兩者兩儀也掛一者初揲必掛其一也象三者三才也揲之以四者四四揲之也張子曰奇者即所掛之一也扚者一揲之餘也歸奇於扚者以所掛合所餘也猶閏者歲之餘也此數之用也何謂數之本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是也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積數也天數二十有五者一三

五七九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二四六八十之積也自一至九天數五也自二至十地數五也以地六合天一五位各有合也此數之本也何謂數之終乾坤二卦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也揲之而得四者九是為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從而六之不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乎揲而得四者六是為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從而六之不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乎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

二皆坤之六也不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乎此數之
終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於扚營之有四而後有爻
有爻而後有卦故曰四營而成易揲之三變而成一
爻過九為老陽過七為少陽過六為老陰過八為少
陰三變者六而成六爻小而成八卦伸之長之大而
成六十四卦易之能事於是畢矣成變化者十有八
變是也行鬼神者卦成而知吉凶也其道甚顯者象
兩儀象三才當萬物而天地人物之道著也其德行

其神者分而為二莫知其數之多寡揲之以四莫知其爻之奇耦也筮則告占則應故可與酬酢行吉凶在神知吉凶在著故可與祐神祐助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

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
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
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仲尼贊聖人作易之妙先之以總言聖人易道之
神復別言君子用易之神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

神復總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夫神者何物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此天之神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聖之神也既曰不可測知矣何自而知神之所為乎求之變化其庶矣乎何謂變化何謂化變者有之改化者元之復物壯而老世盛而衰變也物生而死世存而亡化也孰為此者神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曰其知神之所為乎者疑辭也雖仲尼亦難於指而定之也此所謂總言聖人易道之神也易

道之神如此君子將欲推而用之何從而用之其道
有四內焉用之於一身吾之一言一動非尊夫易之
辭與變不可也外焉用之於萬事吾之一器一疑非
尊夫易之象與占不可也尚者尊之之謂也此所謂
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君子於此惟能於一言一動
一器一疑之間將有為有行之時用易之四道而不
敢須臾離之則有吉而无凶悔吝矣吾將一言乎不
敢以私意言也必問在易之辭可言與否易之道可

以言與吾受易之命而後言也易之道不可以言與
吾受易之命而不言也吾受易之命如響應聲之速
故物之方來其吉凶吾能逆知之亦如響應聲之速
无遠无近无幽无深吾有不知者乎何也非有奇譎
也言善則物必應言不善則物必違此易之辭也吾
能精於其辭此其所以前知其應與否也精於射者
知百中於未發精於醫者料十全於垂死而况精於
易之辭者乎非精於辭也精於理也故曰非天下之

至精孰能與於此此以言者尚其辭也吾將一動乎
不敢以私意動也必觀易之卦與卦之爻或以三而
變或以五而變或吉變而凶或凶變而吉吾從其吉
者而動焉則日星亦為之光明山川亦為之寧謐天
地之文罔不用成而况於人乎故曰參伍以變通其
變遂成天地之文又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
此以動者尚其變也吾將制一器乎不敢以私意制
也必觀易之數或其數錯而雜或其數綜而統如乾

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極易之
數定易之象如制鼎之器者象鼎卦之形一器猶然
況天下之事有大於一器者乎故曰錯綜其數極其
數遂定天下之象此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吾將決一
疑乎不敢以私意決也必卜筮於易之占蓋吾有思
也有思則惑吾有為也有為則妄至於易之道隱於
天地之間而著於聖人之書无思无為而寂然不動
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理固存也吾將以吾之疑

質易之占有質則感有感則應天下萬事吉凶之故
響然而應渙然而通如撞鐘如啓鑰无毫釐之差无
頃刻之緩孰為此者易之神也故曰易无思也无為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
能與於此此以下筮者尚其占也凡此四者所謂申
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然易何為而神也聖人
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
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

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夫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惟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為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鍾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

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齧指而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况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假疾而後速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所以神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所謂復總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此說得之自子曰

夫易何為者也以下一章竊意亦有脫簡秦編者如
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
夫此二語上下皆與前後之文不相聯屬別釋於後
姑試銓次之曰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
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
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
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
用之謂之神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

爻之義易以貢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
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
其德夫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
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一章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
周天下之用又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果何為而作乎有以作之必有以用之作而元用則如勿作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以覆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如斯而已言不外乎此也然易道之用有四尚其辭尚其變尚其象尚其占是也四者之要有二尚其變尚其占是也何謂尚其變乾坤闔闢易之變也乾陽也陽主乎開坤陰也陰主乎閉先言坤後言乾靜而後動也坤閉也閉極必開乾開也開極必閉閉者開開者閉變而未已也惟其靜

而復動動而復靜變而未已故已往者故方來者
新此易道之所以通而不窮也於是物生而有象物
成而有器制作百度以適於用而百世守之其正名
曰法出入萬化以利其用而百姓不知其強名曰神
易道之尚其變者如此何謂尚其占著卦圓方易之
占也著運於四營之初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可以逆知
故圓而神卦成於十有八變之後其初二五之位
一定而不易故方以知神言天知言人也以著之神

得卦之知故六爻之義可推吉凶之告可獻矣貢者
獻也俾來獻卜是也著聽乎方來之運故曰知來卦
畫乎已往之書故曰藏往易道之尚其占者如此故
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夫惟易道尚
其變是故聖人以之洗心則洞照天人之理夫惟易
道尚其占是故聖人以之齋戒則益尊著卦之德且
夫衣垢則洗器塵則洗聖人之心如止水如明鏡已
同乎天也何俟乎易之洗哉蓋聖人之心同乎天而

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何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也民之
吉凶聖人之吉凶也民无吉凶聖人何患雖然聖人
亦豈弊弊然以民之吉凶憂患自櫻其方寸之地乎
有時而同乎人有時而同乎天也曷為有時而同乎
天也出而與民同患退而以易洗心也方其退而潛
乎靜密穆清之中樂而玩乎卦繫爻象之辭默而觀
乎乾坤闔闢之變如是而為變為通如是而為象為
器如是而為法為神當是之時金石奏乎側而耳不

聞黼黻張乎前而目不見天人之至理隱然睹乎羹
牆而參然倚於輿衡也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信
乎其明且察也若夫祭必齋戒卜必齋戒將以動天
地感鬼神也三日戒焉以遠夫外物之干七日齋焉
以專夫一念之敬故祭則受福卜則襲吉何也耆者
神物也卜者鬼謀也吾之一心能神明夫耆之德則
耆亦神明而應之吾之一心將草芥夫耆之德則耆
亦草芥而應之曰神明其德者尊之之謂也故記曰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著無情者也而有應之與否者
皆吾心之所召也何也心之所在理之所在也聖人
興神物以前民用可不敬乎興神物者有舉而无廢
前民用者先占而後事天文之理明所以能通天下
之志定天下之業著卦之德尊所以能斷天下之疑
故曰仲尼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大抵繫
辭之文皆有凡例如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
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言變言神則有所

本也今此章於知以藏往之下言其孰能與此哉則前无所本如曰古者王天下必指犧黃又曰易興於中古必指殷周言古則必有其人也今此章於孰能與此哉之下言古之聰明神武不殺則獨无其人竊意其為仲尼釋易之辭而有脱文又求易中神武不殺之君惟既濟九三之爻辭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惟不殺故三年而後克惟小人好殺故勿用或可以當仲尼神武不殺之稱姑試補之曰易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
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
夫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
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
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
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

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極言易之所以大者天地出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於聖人也易有太極何

謂也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太極當是之時
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太極然則非太極之能有
夫易而易能有夫太極也是生兩儀何謂也曰☯元
氣既分一陰一陽於是生焉兩儀生四象何謂也曰
☯☯兩儀之陽一生二是陽之二象也☯☯兩儀之陰一
生二是陰之二象也合而言之是為四象四象生八
卦何謂也曰☯☯四象之二陽重兩儀之一陽其卦乾
生焉☯☯四象之二陰重兩儀之一陰其卦坤生焉☯☯

兩儀之一陽降於四象二陰之下其卦生震☳兩儀之一陰降於四象二陽之下其卦生巽☴兩儀之一陽交於四象二陰之中是生坎之卦☵兩儀之一陰交於四象二陽之中是生離之卦☲兩儀之一陽升於四象二陰之上於是艮之卦生矣☶兩儀之一陰升於四象二陽之上於是兌之卦生矣是謂生八卦蓋太極者一氣之太初也極之為言至也兩儀者二氣之有儀也四象者重兩儀而有象也何也陰陽不

測至幽至神无儀无象太極是也有儀則幽者著而
有儀則矣陰陽是也有象則陰陽之著者形而有物
象矣五行是也儀者極之著象者儀之形故一氣者
二氣之祖也二氣者五行之母也二氣分而純者為
乾為坤二氣散而雜者為震為巽為坎為離為艮為
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土也
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
極本无極也周子所謂无極者非无極也无聲无臭

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雖然易之未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八卦畫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生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大哉易書之事業乎何大乎易書之事業也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巽六子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以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

以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或神道而設教
或順動而民服是也以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
著龜其爻吉亨其爻征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業也
非聖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備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
成天下之器若是其廣大悉備乎謂易不作於聖人
不可也然易中之著龜神物孰生之也天生之也聖
人不過則之而已易中之變化孰為之也天地為之
也聖人不過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見而示之也

天垂象以見之也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易中之圖書孰出之也天於河洛而出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故四象八卦也聖人不過因天地之陰陽畫之以示天下而已繫之以辭也聖人不過因某卦與某爻言之以告天下而已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聖人不過因陰陽之逆順從而斷定之而已聖人何與焉使聖人之作易有秋毫與於其間則是易之書乃聖人之私書易之道乃聖人之私術何以先太極而有初後

天地而无終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亦可也然則聖人可无乎曰聖人何可无也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王通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矣其與太極合德乎故此章先之以易有太極之辭又申之以法象莫大乎天地之辭又申之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之辭然則易也太極也天地也聖人也為四乎為一乎為大乎為小乎故曰聖人何可无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
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
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
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
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何謂也曰此仲尼將欲

言聖人作易之意既歎其言之之難又歎其見之之難故自言之自問之以發下文之自答也夫言元窮而書有止以有止之書載無窮之言故書不盡言意元形而言有聲以有聲之言述無形之意故言不盡意聖人之作易其書且不盡其言其言且不盡其意而吾欲以吾之言盡彼之意可乎此仲尼所以歎聖人作易之意吾欲言之之難也非言之之難也見之之難也見之也真則言之也親矣故又自問曰然則

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此仲尼所以屢歎聖人作易之意見之之難也然則孰見之仲尼見之者也惟其見之故又自答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神者無方而不測者也易一作而神且盡而況聖人自言其易之意自書其易之言乎立象以盡意何謂也曰以一卦言之天地交者泰之象也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塞之象立而治亂之意盡矣以一爻言之

初而潛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退之象也
下之象立而潛退之意盡矣孰謂言不盡意乎繫辭
焉以盡其言何謂也曰元亨利貞者卦辭也大哉乾
元者彖辭也潛龍勿用者爻辭也天行健者大象辭
也陽在下也者小象辭也繫之以卦辭不足又繫之
以彖象之辭繫之以爻辭不足又繫之以小象之辭
孰謂書不盡言乎爻象之辭具而卦成卦成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得而見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而況於

人之情偽乎故曰設卦以盡情偽易窮則變泰否是也變則通剝復是也通則久既濟未濟是也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古之聖人用易之道以利天下者變通而已故棟宇生於巢居之窮舟楫生於車馬之窮變而通之所以鼓之舞之也冗居病而得棟宇孰不鼓舞於棟宇車馬阻而逢舟楫孰不鼓舞於舟楫何則困於所窮必快於所變也變而通之則天下之利皆可得而盡鼓之舞之則聖人之道皆精入於神非

聖人之神也易道之神也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也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何謂也蓋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陰爻皆坤之自出故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奧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也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雖然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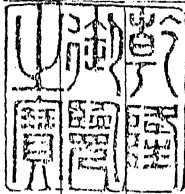
坤者何物也謂天地則非天地也謂非天地則天地具此者也其陰陽之異名而健順之異詁與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乾健也坤順也易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聚在乾坤之二卦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何謂也曰此仲尼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

變曰通曰事業是也今夫籩豆器譬也所以秩籩豆者道譬也吾身之手足器譬也所以使手足者道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未離於器者也所以陰陽者道也道不自立以器而立器不自行以道而行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董子之所謂具即仲尼之所謂器也仲尼之所

謂由斯孟子之所謂若路董子之所謂由適韓子之所謂由是之焉者即今仲尼之所謂形而上者也形而上云者以无形而使有形也形而下云者以有形而使於无形也所謂變通所謂事業皆自此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耳易之道豈不大而聖人之用易其用豈不大哉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
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
曰蹟動已見於前化推再見於後疑其衍也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也
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
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得易之道神而

明之則易不在天而在人能體易之德默而成之則
易不在竹而在聖神明在我德行在我則言之可也
不言亦可也體易成德至於不言而信則書不盡言
也繫辭盡言也言不盡意也立象盡意也仲尼皆道
之矣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誠齋易傳卷十七